

鹤鸣九天：
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

贺万里 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贺万里，毕业于安徽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中西美术史论、现代艺术理论、环境艺术等。

出版学术专著有《装置艺术研究》、《永远的前卫：中国现代艺术的反思与批判》、《谁在附庸风雅》等。

总 序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点是我国首设博士点之一，迄今已20年了。经过20年的学位点建设，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点不仅形成了规模，而且在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学术影响，在全国同行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为此，将这些博士生学位论文分批积集出版，不仅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学术水平的亮相，更重要的是它对我国美术学学科建设与学术传播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次选择的六本一套美术学博士论文，主要涉及中国传统美术领域，整体上都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准与创新价值。借助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学术支持，这批成果定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或提出了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或填补学术研究之空白。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继承了南京艺术学院老一辈学者之风范，他们孜孜以求的研究精神发扬了传统人文学科之学者品格。我个人觉得这批成果是有深度有份量的，无疑，作为论文作者本人也必将借助这一成果构建其独到的学术空间。

我真心期望有更多优秀博士论文能被遴选出来，成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学博士文丛的出版对象。我期望着美术学研究出更多的学术成果，期望着我们的美术学研究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为人文学科建设做出贡献。

阮荣春

2004年8月10日

序 言

我与万里君相处，更多在于缘分。开始，缘分未到，我俩虽同在一座城市，同治中国美术史，同操丹青技，却从未谋面，彼此在各自的交往圈中大放光彩，实属极怪之事！后来，我们竟未作商量同时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导师不同，专业方向有别，但也算是有了些缘分。入校后只有我们两个男生，自然同寝一室，又多了一层缘分。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各自都能调整好中年的生活习性，相濡以沫，彼此关心，解决困难，受用利惠，探究学术，前瞻未来，有着缘分不解的美好时光。每每忆及此情此景，颇多感触。

在治学上，万里君比我更用功且更为专注，因此他的不断建树也在情理之中。这本专著是他博士论文的再改稿，可谓十年厚积，三年薄发，自然不同于一般性的课题研究。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与西方画论相比，中国画论更多了些人文气息。因此，中国画论除了具有“画之论”的意义之外，也因“人文”的参与而有了“意趣”的倾向。诸如“意境”、“形神论”，以及“人品与画品”、“逸笔草草”，等等，虽多了一些玄妙，也使得中国画品评的标准变得模糊与游离起来，但它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却获得了更大的张扬，这是西方画论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画论的这一性质，不仅构成了自身独立、有序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因为“人文”因素的渗入，

使得这一文本理论具有了开放性和再阐释性特征。由于这一原因，对于中国画论的关注就不仅仅是画家的事了，许多人文学者也一并参与到画论的研究中来。万里君的力作，正是基于中国画论的这一独特品质而显示出了它研究的价值。

对中国画论的关注与研究，既有画家的参与，也有其他人文学者涉入。作为画家，所重视的只是画论中的画理画法，至于人文内涵，他们通常是凭感觉在摄取；而作为人文学者，他们选取的却是画论中的人文因素，并依据自身的知识结构予以阐发，至于画理画法，则往往依据自己论述的需要，予以主观释意。这两类关注虽然都有意义，但也难免失之偏颇。作为研究者，万里君有着自身独特的知识结构，他出身于哲学，又有着丹青之好，这对于中国画论课题的研究便有了常人所无的优势，《鹤鸣九天——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这本书正是这一优势的综合显现。

诸君如果细读此书，就会看到，万里君在中国绘画的功能观研究上体现出了微观阐发和宏观审视的综合把握功力。他对问题审思的特别之处，一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画的学理基础之一来论说它对中国画功能观的影响，二是把对中国画功能问题的全面论述，建构在教化功能观这一理论平台上，三是将上述审思落实于具体的中国绘画作品分析中，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他那探幽入微的穷思精神，使得此著在详审资料和辩证学理把握的同时，时时闪烁着启人心智的独到论说。

以万里君的才学与勤勉，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在专业上宏图大展，我们期待着他有更多的精品大作再度问世。

是为序！

癸未大暑顾平识于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

中文提要

儒学与中国画的功能问题，和道禅思想与中国画论关系问题一样，受到了画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不过这个论题近十几年来虽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对它的探讨却相对薄弱，深入而系统的专题性研究寥寥无几。本课题意在以中国画论中的教化功能观作为切入点和分析平台，去透视中国画和画学家是如何贯彻儒家文艺思想的。本文致力于把儒家典籍和儒家学者的相关思想，与中国画学著述、中国画家的言论联系起来，并且结合具体绘画样式探索古代画论以及画家在创作中是如何体现和表达儒学思想的。研究表明，教化功能观是关涉到绘画的存在地位和价值的大问题，是画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它在绘画题材、立意、创作与品评标准、具体创作图式等方面有一整套理论要求，是儒家文艺观在画学上的集中体现。而且，就儒家思想品质来看，画学家们对功能问题的论证与阐发也体现出同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对绘画的先验性存在价值的关注。不能回避的是，历代论画者在阐释绘画的伦理教化作用之时，也夹杂着文人画适意寄情的自娱论。文人画的这种功能观虽然与儒家正统的教化论有相左之处，但却同样渊源于儒学对艺术的功能规定。而在具体的绘画实践中，中国古代画家们在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具体造型、立意、布局、程式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发挥着绘画包蕴与传布儒家伦理意蕴的教化作用。

关键词：儒学 中国画论 教化功能论 文人画论 宫廷绘画 故事图像赞

题注：1999年，笔者受教于南京艺术学院周积寅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选定学位论文选题时，周老师从我曾经多年从事哲学和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背景考虑，从美术理论界有关中国画学与儒道禅关系的研究中对儒学因素与儒家影响的梳理相对薄弱

的状况出发，和我商定以儒学与中国画学的关系作为博士生学习期间的专业研究方向，并于2000年10月通过了开题报告。此报告以《中国古代画论中的儒学影响》为题发表于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画研究》杂志2000年第2辑4~9页。然而儒学对中国画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并且儒学本身也在这两千多年中不断地变换其内容与形态，因此以区区三年的研读显然难以通透这一课题。为此我和导师决定以中国画的功能观这一最具有儒学特色的画学理论作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儒学与中国绘画、中国画论的关系。周老师提出了以功能论的理论梳理（过去所谓“以论带史”）来总领两千年儒学与绘画功能关系演变历史的基本写作思路，对本论文的完成起了关键作用。

本论文以“鹤鸣九天”为题，是取《诗经·小雅》中的“鹤鸣”一诗的意象。《诗经》作为儒家典籍，被儒家学者们赋予了“兴、观、群、怨”的政教伦理价值。“鹤鸣九天”也被儒家作为“海宣王”的讽谏之“美刺”和象征贤人自清的意象诵而被世代传颂下来。笔者认为，“鹤鸣九天”的意象，正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凝结在图像上的范例之一；体现出古代图像中儒家伦理因素的渗透和绘画宣教功能。故而取其为主标题。

2002年5月记于南京艺术学院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and the Painting-function theory of Ancient China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by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and abroad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but compared with the questions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ism, Zen School and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the research for this task looks insufficient. The special, serial, profound works has been seldom seen in our study fields. In my thesis, I effort to find out Confucian ethics elements in Chinese painting's history as a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ing the subject, inspecting and studying the ancient Chinese painters how to carry out Confucian thoughts into his art creation. It is brought up in the thesis that : the painting-function theory is a key question which relates to the existence and value of a painting in ancient society. The function theory with ethics instruction raises a series of requirements such as painting theme, drawing intention, the standard of art creation and art critic, as well as the special forms of art works. These are regarded as the main reflection of the Confucian literature and art views in the painting field. The ancient painting theorist also discussed the inherent over-profit value or over-experi-

ence value of painting in which it took advantage of the Confucian materials when they demonstrated the painting function with ethics instruction.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literate painters depar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Confucian ethics education at last, their viewpoints originally came from Confucian ideas, for example,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could enjoy your spirits and improve your cultivation. In the end, the writer looks into the expressive forms of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Story Paintings or Portrait Paintings with texts, the Chinese Landscapes, and the Flower-bird Paintings.

Key words: Confucian School,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Painting-Function Theory with Ethics instruction, Literate Paintings, Palace Paintings, Gushi-huaxiang-Zan(故事画像赞, a type that composes a picture with a text).

目 录

内容提要（中文）	3
内容提要（英文）	5
1 引言：文献、研究现状与方法	1
1.1 文献与研究现状	1
1.2 选题的勘定与意义	5
1.3 儒家思想特质与方法问题	6
2 儒学对中国画学的规范与影响	12
2.1 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儒学	12
2.2 画论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	13
2.3 画家“儒学化”现象	15
2.4 功能观与绘画的中心论题	18
3 教化功能论的儒学色彩及其理论发展	22
3.1 儒家文艺观与教化功能论的提出及其理论发展	22
3.1.1 绘画教化论的提出	22
3.1.2 绘画功能论的自觉总结期：六朝至唐代	30
3.1.3 教化功能论发展的盛期：两宋	31
3.1.4 教化功能论的延续与衍变：元明清	35
3.2 教化功能论的儒学色彩与绘画的宗教题材创作	36
4 教化功能论的基本理论	44
4.1 教化功能论的立足点	44
4.2 教化功能论的基本要求	47
4.3 绘画的教化作用	56
4.3.1 对帝王的规鉴讽谏作用	56
4.3.2 对属僚功臣的“旌表”	59

4.3.3 对黎民百姓“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	61
4.3.4 满足皇室重大历史活动和日常生活需要的“存形纪盛”作用	64
4.3.5 补益儒家礼乐典籍之缺轶的“图史”作用	64
4.3.6 花鸟与山水：人文象征与譬喻的“比德”价值	66
4.4 古代画学家对绘画功能的工具性论证与先验性论证	67
5 教化功能的实现与儒家的人品要求	84
5.1 绘画功能的实现与其人品根据	84
5.1.1 士大夫画家成为绘画载道功能的实现主体	84
5.1.2 内圣外王：儒家文化的两翼和绘画双重功能的统一	86
5.1.3 儒家的载道传义功能与画家的人品	88
5.1.4 画家人品与绘画作品的伦理性解读	90
5.2 教化功能论的人品要求	92
5.3 读书以明理，务学以开性——人品修为的根本途径	99
5.4 人品论的文人画取向与儒家文艺功能观	102
5.4.1 文人画论中的人品论	102
5.4.2 人品论对文人绘画立意传达方式的功能转换	106
6 宫廷美术与绘画政教作用的实现	120
6.1 宫廷绘画是实现绘画政教作用的主体	120
6.1.1 宫廷绘画的发展演变	120
6.1.2 画院的设立是儒家文明的制度化表现	124
6.1.3 宫廷美术是实现绘画政教功能的主体	127
6.2 宫廷绘画的基本特征	131
6.2.1 宫廷画风的形成	131
6.2.2 宫廷绘画的基本特征	133
6.3 宫廷绘画在实现其社会功用上的复杂性	
6.4 宫廷绘画的文人画化倾向与中国古代儒、士、官、贵族的合一	143
6.5 宫廷绘画的命题性和艺术质量问题	149
7 教化功能观与文人画自娱功能论	160
7.1 文人画的自娱观与儒家正统教化观的背离	161

7.2 文人画论与教化功能观在儒学根据和逻辑思理上的相通性	167
7.2.1 文人画自娱养心论的儒学根据	167
7.2.2 文人画“自娱内养”说与儒家伦理逻辑	171
7.3 游移于伦理事功责任和精神陶养之间的画家与士人的生活形态	175
8 中国画的观念图式与儒家伦理观念的表达	182
8.1 儒家伦理观与画像赞样式	182
8.1.1 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的画像赞样式	182
8.1.2 圣贤像赞式的伦理功能与其造像法则	192
8.1.3 图像赞式的衍化：“故事图像赞”及其伦理功能	199
8.1.4 史传赞文的补图作用——不可或缺的一环	215
8.2 花鸟图式的伦理性链结	226
8.2.1 花鸟画的教化题材类析	227
8.2.2 花鸟画样式的演变与儒家文艺思想特质	230
8.2.3 花鸟画功能传达的程式化链结	233
8.3 山水画图式的伦理价值	244
8.3.1 山水画的三种图式表现	244
8.3.2 三种山水画图式的儒家伦理根据	247
8.3.3 儒学正统、画坛“正脉”与“四王”的审美理想	255
结 语	268
致 谢	270
附 1：参考文献	272
古代典籍著述文献：	272
近现代研究著述：	274
现代研究论文：	277
附 2：对贺万里博士学位论文的评语	281
后 记	282

1 引言：文献、研究现状与方法

1.1 文献与研究现状

本选题主要从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和儒家文艺功能观出发来考察中国绘画的功能理论。由于以往画学界在对画论思想的研究中，往往把中国绘画的艺术精神过多地归诸于道禅思想，由于画学界缺乏对画论中儒学因素的深入剖析，因此导致在儒学与画论关系研究中往往把儒学影响局限于宋代以前，认为宋代以后，在绘画创作、鉴赏和功用等方面中国艺术精神主要是道禅精神。^[1]因此就出现了如高居翰先生所说的情况：“在当代大部分对中国绘画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缺陷，这就是没有把儒家思想当作对艺术创造和艺术理论的系统论述中的一种力量。当我们遇到这类问题时，往往只是三言两语、漫不经心地交代过去。”^[2]

事实正是这样。国内对儒学与画论关系的研究，较少从绘画创作、品鉴、思维特性和审美品质等视角对问题深入而系统的论说，而多把儒家影响限定于绘画的外在社会功能这样的显性层面上。即使是对画论中儒家伦理因素的分析也缺少专题性的研究著述。笔者在检阅前人和当代相关研究成果时，往往只能在专门论述道禅影响的论文或专著中，或者在美术史著作中找到附带提及的零星片断。即使是绘画的政教功能问题，许多人也是“三言

两语、漫不经心地交代过去”，缺乏深究其理的兴趣。在近现代论者的美术史著述中，在谈到某个时代的绘画面貌和绘画理论时，往往要提及曹植、谢赫、张彦远、郭若虚等人带有儒学特征的教化功能观，然而限于这些著作的治史性质，他们难以作理论展开，只能简略交代一下，或者作为某个时期绘画评介的背景材料提出。另一方面，由于道禅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渐影响到社会文化各层面，古代画论中充斥着道家禅宗的话语，特别是宋元明清文人画家的创作宗旨与道家“解衣般礴”、^[3]因任自然的性情之说，和禅家的内省妙悟的修养论都有许多渗合共通之处，这也致使许多论者把注意力放到道禅学说对画家和画论的影响方面。然而，中国社会儒道禅三家或者说三教在六朝以来的斗争、竞逐和融合的特点，决定了儒家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画学问题，这就使得学者们在论说画学中的道禅因素时，不得不提到儒家。问题在于，这种论说方式多是附带性的，缺乏专题研究的深度。“文革”前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有一些专题论述美术功能的论文，但往往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其中研究多局限于教条化的阶级分析和路线斗争上；在意识形态上对儒家思想所持有的批判态度使得画学界很少有从艺术创作的本体界面深入研究儒家与画论关系的著述。^[4]

画论中的儒家因素问题在近二十年来已经开始有一些专题性研究出现。这和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外交流的扩大，信息渠道的通畅，以及国外汉学界的影响有关。这方面出现了不少专题论文，如国内举办的赵孟頫、董其昌、“四王”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有关于董其昌、“四王”等人绘画及其绘画思想中的儒学背景的研究论文，另外如一些对历代院画探讨的论文，其中也论及了宫廷绘画的政教作用。把较多篇幅用在对儒家思想与画论关系的探讨的著述中，值得一提的首先就是黄专、严善錞先生所著《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其中集中论说了儒家道艺观对文人绘画的影响，并比较了坚持儒学信念的李日华和深受禅学影响的董其昌在晚明不同的画学主张与理论结局。陕西的李辛儒先生在1992年出版有《民俗美术与儒

学文化》一书,较多地论及了儒家生殖文化、忠孝观念等在民间美术中的图像表现,然而在古代画论方面涉及很少。朱良志先生的《扁舟一叶:理学对两宋画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国内首部专题研究儒学与画学关系的学术著作。他对两宋画学和绘画中的儒学倾向做了多方面的清理和论说。相反,在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研究方面则有较多著述涉及儒家思想的影响。

国外汉学界对中国画论中的儒学因素或中国绘画中的儒家背景问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受到重视。高居翰(Cahill, James)、罗樾(Loehr, Max)、列文森、何惠鉴(Ho Wai-Kam)、方闻(Fong, Wen C.)、卜寿珊(Bush, Susan)、宗像清彦(Munakata, Kiyohiko)等人在这方面都有相关的研究。在这方面最为集中而较全面地作了专题性论说的就是高居翰先生。他在6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儒学因素》,如谢柏柯先生所言:“迄今仍是文人画论中新儒学影响的最清楚的一般性论述。”^[5]其他如威廉姆斯(Loar, Williams)的《王蒙与中国画中的儒家因素》,何惠鉴、方闻对董其昌的“新正统”派绘画的论说都涉及到当时宋明新儒学的影响,石守谦、雷德侯(Ledderose, Lothar)、宗像清彦等对荆浩山水、《中兴瑞应图》、《折槛图》、《采薇图》等所受理学影响的探讨,显示出汉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后期绘画与理学关系的兴趣在不断上升。这些研究为本课题的展开提供了可资取鉴的学术基础。^[6]

不过,本选题并不想全面论说儒学与中国画、中国画论发展的关系。笔者所选取的领域是与儒家思想最密切、儒学色彩最突出的绘画功能论。相对于其他画学问题而言,绘画的功能问题似乎有着更多的古代画论文献资料 and 现代画学研究著述,并且是众所公认的直接体现儒家影响的理论。然而笔者在对这些相关论题的文献检索时,却遗憾地发现大多数现代学者对古代绘画功能论的陈说,都是一般性的述评,止于笼统地谈谈绘画有助于教化人伦的儒家训诫,缺少对问题的进一步系统清理和反思,因而与国内长期以来对道佛学说与绘画关系的研究相比,在论说个性和研究的深刻性上明显不

足。

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其当然的一面。首先缘于意识形态原因。从中国绘画理论的当代研究来看,长期以来,绘画为政教服务是中国正统艺术的传统所在,也是我们建国以来曾长期恪守的信条之一。在过去“左”的思潮影响下,我们对此采取了片面的极端化的理解与贯彻,致使当代艺术创作曾一度走上了概念化、模式化、单一化的歧路,以至新时期的画学研究者一度失去了对这一课题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或者囿于传统的保守思路和已有的意识形态结论而无法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片面强调政治功能而抑制其他功能的文艺指导原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曾一度造成了一种逆反心态和理论反拨,使得大家把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到绘画理论中的道禅因素上。

当然,这也与我们在过去年代对儒家思想的不客观的理解有关。“文革”以来左倾思维下对儒家所持的批判立场(如尊法批儒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儒家思想片面化理解与否定心态,也使得思想界直到80年代在儒学与画学关系研究中,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兴趣。

其次是画迹现实使然。从绘画发展史上看,中国画发展的后期走上了文人写意戏墨的道路,几乎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文人们以画为寄、娱情悦性观念的泛滥,自宋元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多数浸染过文人画的古代画学家对绘画政教功能意识的淡漠。加之文人画家大量地对道禅思想的借用与崇尚,这些情况往往就把许多现代研究者的目光和精力引导到文人画的道禅因素研究中去了。

再者是文献的相对匮乏。从画论文献本身来看,中国古代画论中有关儒家教化功能的表述,虽然历朝不乏其人,然而其中大多数却处在同语反复的水平,即在不断重复张彦远的经典性表述和事例化的论证上,很少再有新的创见和进一步的理论阐发。相比于其他画学理论的不断思考与创新,宋代以后画家和画学家们有关绘画事关劝戒之类的功能论说常常带有一种敷衍、官样、假道学的语调,并

且多是一些零星的断语,读之令人感到如例行公事,与其对绘画创作、批评和品鉴的大量理论关注和体会性文字相比,几乎不成比例。^[7]这不能不影响到今天研究者的兴趣。

1.2 选题的勘定与意义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否认儒学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虽然在后期绘画发展中,有些文人画家有意无意地遗忘或背弃了绘画的儒家政教使命,但仍然有不少具有强烈的儒学信仰的画家在坚持着绘画的这一致用宗旨,仍然有一些画家和宫廷绘画在实践着这一儒家训诲,即使文人画家们也会时而回想“明劝诫、著升沉”这一古老的戒律,在自娱与致用、遁世与济世的矛盾心态下从事其艺术创作。这些事实使我们在研究绘画功能问题时不能回避它的政教作用,也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可资思考的丰厚的材料积累。

儒家与绘画功能论的课题在当下画学研究中的相对贫乏与薄弱,也增添了本选题在中国画论研究中的必要性。作为一种人人认可,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中曾经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在当代美术发展中仍然产生影响的绘画学说,^[8]对之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是当代画学责无旁贷的责任。

儒学与绘画功能论这一课题的选定,也是基于如下一些考虑:绘画的教化功能问题是儒家政治伦理现在画学上的直接应用,它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选定绘画功能论,就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提供了一个颇具透明性、典型性和直接性的切入点。

画学的研究不仅在于整理、阐释、理解前人思想,更在于对前人思想做深层的反思与透析。今天对画学问题的研究,其优势与可行就在于我们具有了前代人所不曾有的一种距离感。由于古代那些画家们往往处于封建统治者以儒学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支配之下,所以他们对前人有关绘画功能问题的理解与思考,无法跳出儒学规范的窠臼,以至只能不断地重复前人旧说。解放以前和建国以后曾